

成本研究班教材

成本管理专题部分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
中国成本研究会 编

CHENGBEN
YANJIUBAN
JIAOCAI

天津人民出版社

成本研究班教材

(成本管理专题部分)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 编
中国成本研究会

天津人民出版社

成本研究班教材
(成本管理专题部分)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 编
中国成本研究会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³/₄ 字数 125,000

一九八一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八一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4,000

统一书号: 4072·41

定 价: 0.60 元

目 录

比例、平衡、效果、速度之间的关系·····	许 毅 (1)
社会主义制度下成本与价格的几个问题·····	王 振 之 (13)
社会主义经济效果问题·····	陈 炳 富 (52)
关于成本函数问题·····	闵 庆 全 (82)
价值工程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	张 耀 滔 (126)
寿命周期费用分析·····	张 耀 滔 (158)
后 记·····	····· (178)

比例、平衡、效果、速度 之间的关系

许 毅

一个企业要搞经济核算，就要谈成本，谈费用，谈耗费与效用的关系。从一个企业来说，成本管得好不好，效果是不一样的。当然，经营管理和生产管理都要搞好，成本才能低。从社会来说，也要讲效果，讲投资与效果的关系。

多年来，无论从社会范围看，还是从企业看，经济效果都比较差。建国以来，建了很多厂子，全国国营工业企业已达三十八万多个，工业产值达四千多亿元，而建国初期只有一、二百亿元。但由于比例失调，生产结构不合理，建设规模超过国力，很多企业吃不饱，停工待料，停工待电，停工待运。有些产品生产出来不适合需要，许多中间产品卖不出去，仅机电产品一项，目前库存即达几百亿元。现在的产值利润率、资金利润率、成本利润率和基本建设投资效果都比“一五”时期、“三年调整”时期低得多。因此，必须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八字方针的几个方面，都具有各自特定的内容。调整是从宏观范围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平衡问题，是要通过比例调整，以协调生产的发展；改革是要改变那些脱离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工与协作的关系、分配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向生产的广度

和深度进军，整顿的任务是要建立起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恢复革命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肃清无政府主义流毒，建立岗位责任制，加强经济核算等；提高，则主要是在管理水平、技术水平方面下功夫，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等。这四个方面都是八字方针的重要环节，是互相制约的。它们都是为搞活经济、发展生产服务的，总目标是一致的。它们之间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互相矛盾的一面；决不能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也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平列起来。就当前来说，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因此，贯彻八字方针，当前的中心和关键是调整。

1979年体制改革试点以来，确实收到了一些效果，表现在增加生产、降低成本、改善经营管理等方面，对国家、企业、职工都有好处。但能不能解决我们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呢？能不能实现持续发展，达到四个现代化呢？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生产不合乎比例，不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生产力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这在卅年来有过经验教训。比例失调的问题不解决，即使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微观经济搞活了，国民经济全局还是活不了，只有全局活了，企业才能真正搞活搞好。调整与改革的位置，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要摆得恰当。调整是中心，是关键，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要纳入调整的轨道。

我们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生产结构不合理。所以，今天我想谈一下“比例、平衡、效果、速度之间的关系”。多少年来国民经济速度不高，效果不好，它的关键不是我们的计划经济制度问题，而是我们计划工作中的失误问题，

首先是投资分配问题。这里我想谈一点历史情况。

三十年的回顾

建国以来，国家投资六千多亿，但许多投资的效果不好。我们算了二十六年的帐：十三年的效果是好的，十三年的效果是不好的；好的十三年是恢复时期、“一五”时期和第一次调整时期；效果不好的十三年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从这个历史情况来看，积累率过高的时候，效果就低，速度就慢，人民生活就困难；而当积累率降低到适当的比率的时候，效果就好，速度就快，人民生活就改善。这样的结论是根据排列的数字来看的。如在“一五”时期，积累率是24%，每百元创造的国民收入是二十五元。从1961年到1965年，前三年积累率控制在20%以下，接着两年积累率恢复到25%上下，每百元积累创造的国民收入是五十七元，效率最高。“大跃进”时期，积累率高达30%以上甚至40%上下，“文化大革命”的后五年，积累率也超过30%；这两个时期，每百元投资增加的国民收入都很低。这就说明：积累率过高，投资效果小；积累率控制得合适的时候，投资效果好。反映在生产方面，“一五”时期，工业每年增长18%，农业增长4.5%；到了“大跃进”时期，就不行啦！从1958年以后，五年中，农业连年减产，工业增长速度也只有3.8%。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工作做得比较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总结了经验，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就是1956年提出来的。陈云同志也提出了国力论，提出国家的建设规模一定要控制在国力可能允许的范围内；提出安排经济计划要坚

持财政收支、信贷收支、物资供需三大平衡（现在还要加上外汇收支平衡）。这些总结本来是很好的，若是按这个要求发展的话，我们现在的钢就不是三千万吨，而要多得多，我们的国民收入就不会象现在这么少，我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比现在高得多。可是到了1958年的时候，觉得各方面形势非常好，就不谨慎了，把原来总结的经验丢了。这个时候，提出“以钢为纲”、“元帅升帐，诸神退位”，比例关系不讲，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了。比例一失调，消费资料紧张，生产资料也紧张，物价上涨，其结果是农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工人的生活水平都下降了。到1961年，感觉到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周总理、陈云同志、李富春同志提出要加以调整，中央通过了。首先是压基建，压重工，对经济结构进行“伤筋动骨”的调整，加强了综合平衡工作。那时就下决心，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先抓吃、穿、用，真正贯彻农轻重的方针。这一年对基本建设投资砍了三分之二，企业一律实行“五定”方针，不行的，实行关、停、并、转。由于采取了坚决措施，改变了分配结构，按照国力允许的可能，该退的退够了，这就立竿见影。1963年开始恢复，1964年到1965年，恢复到最好的水平。以后，进入“文化大革命”，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经济工作中那套“左”的东西更加横行无阻了。大小三线建设在林彪的“山、散、洞”错误方针指导下，投资过多，使用不当，效果很差，损失浪费巨大。基本建设摊子铺得越来越大造成了一系列重大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必须通过调整，使国民经济重新合比例。怎么调整呢？第一个就是要归还长期对人民的欠帐；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要调整，用新的经济结构代替旧的经济结构。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度往好处设想：要搞十个大庆、二亿五千万吨原油；在这个基础上，决定上一批新的重工、化工、化纤、化肥项目，但是考虑不够慎重。因为我们的自然资源虽然很多，但是还没有勘探清楚，目前资源的后备还不够。这说明我们下决心早了一点。我们引进的一些设备都是用油的，现在油也不够了，气也不够了，上的项目就要下来一大批。所以，比例、效果、速度都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不讲平衡，不合比例，就没有效果，就没有速度，也就没有改善人民生活的可能。我们算了一笔帐，从1952年至1978年，如果重工业投资减少10%，用于轻工业，那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会比现在高得多。所以，只有各方面安排好了，合比例了，平衡了，才能有效果，有高速度。

上面我们历史地说明了比例、平衡、效果、速度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我国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的形成，指出了分配失误对不合理经济结构形成的重大影响。下面我们就分配结构与生产结构的关系、体制与经济结构的关系作一些具体的探讨，并进一步对比例、平衡、效果、速度之间的关系作一些分析。

积累和消费的内部结构问题

分配结构最主要的是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这在上面已经讲过，现在讲讲积累的内部结构与消费的内部结构问题。

(一)积累中的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的关系。学校、教育、卫生、住宅是不可缺少的，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消费性积累。用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积累，对物质生产部门起重要影响。如果我们没有学校，不培养科技人员，不搞学校建设，那

么新的技术人材从哪里来？技术力量从哪里来？生产力从哪里来？从这一点来说，它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积累中非生产性积累占40%，以后不断压缩到百分之十几到二十。住宅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9%，“四五”时期降到6%左右，这个问题越来越紧张，欠帐越来越大。所以，生产性积累、非生产性积累是一个重要的关系，这是平衡关系，也是比例关系。

（二）生产性积累中固定资产积累和流动资金积累的关系（包括商业部门的流通资金在内）。现在我们常常讲基本建设重要，搞固定资产再生产，对流动资金不重视。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必须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流动资金少了，就周转不开，要影响再生产。我们承认流动资金占用多了，有积压，可是怎么会积压的？是经营管理不好吗？当然也有，但主要是国民经济安排不合比例造成的阻滞。马克思早就讲过，社会的再生产阻滞造成了流通阻滞是比例失调的必然现象。愈是不合比例，它愈阻滞；愈阻滞，积压愈多。并不是剩余资金多了，闲置资金多了，不是那个事情。以为是闲置资金多了，可以多拿点搞基建投资，这是错上加错，越这样搞越晦气，这是我们多少年来经验已经证明了的。在“大跃进”初期，生产还合比例，流动资金周转速度这一段是快的，可是越到了生产比例失调，基建战线拉得很长的时候，你想快也快不了，积压越来越多。所以，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要有一定的比例；从国民经济范围来说要有一定的比例，从企业来说也要有一定的比例。它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但调节不好也会出问题。

（三）固定资产再生产中，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比例关系。这个东西很难算，孙冶方同志主张企业管理简单再生

产，国家管理扩大再生产。它还有个界限。现在好多人说企业也要管扩大再生产，这就没有界限。到底有没有界限，要不要界限？简单再生产，从资金来看，是很好算帐的，完全可以在帐面上算出来。可是用提取的折旧添补的固定资产是不是扩大再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早就讲清楚了。资本家也不傻，拿了折旧基金，必然要扩大再生产，不要说我们了。这中间，究竟哪个叫扩大，哪个叫简单？我看，简单里有扩大，扩大里有简单，不要划死。企业在再生产过程中要改进技术，改造工艺，更换设备，这些都是不断进行的。所以留一部分更新改造资金给企业是完全应该的。但一定说，这是简单再生产，不是扩大再生产，是不符合实际的。现在的情况是大家不满足于挖潜、革新、改造，而总想把生产规模搞得大一点、洋一点，实际上是热衷于搞新建项目。要新建，就要基本建设，要来的投资又不够，怎么办？于是就把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大修理基金捆起来用。捆起来不是完全不应该的，问题是没有统一计划，没有统一安排，各自从自己的局部出发，即从微观经济出发，发挥自己认为的“优势”；于是就出现重复建设、重复生产，又扩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这二十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许多企业生产发展方向定不下来，“五定”方针不贯彻，这个扩大再生产、简单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就处理不好，吃大锅饭的倾向也纠正不了，经济效果就好不了。

（四）扩大再生产中还有农轻重的关系。过去都说农轻重，我们感觉到从分配角度来看，农轻重不行，还要加建筑。因为厂房要靠建筑，住宅要靠建筑。在美国，建筑是第三支柱，三大支柱之一。把建筑业的能力搞上去很重要。所以，农轻重后

还有建筑、动力、交通。过去只搞工业，工业只搞重工业，建筑、动力、交通都忘掉了。现在煤、电、油、运也紧张了，如果解决了煤、电、油、运，生产就能上去一大块。这些关系不解决，不讲计划调节，不讲比例，只讲竞争、放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工农业生产上去了，流通周转、服务行业、商业服务网点如果不上也不行。现在，我们的服务网点、商业网点象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商店越开越大，楼越砌越高，排队越来越长。这样的情况怎么行？我找到一个省的材料，这个省的商业网点1958年比1957年减少86%，饮食网点减少91%，服务网点减少86%，买菜要跑几里地，缝衣洗衣找不到地方。这个省农村的商业网点更可怜，合作商店、合作饭店原来是四万个，现在只剩下五百八十个。服务网点越来越不适应，设备也不足。冰库、冷库差40%，从海里捞上岸的鱼，有40—50%没有冷藏设备保存，没有冷藏车运输，这样，捕捞到手的鱼，也吃不到了。整个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很不平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五)从消费结构来说，问题也很大。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要谈生产就要谈消费。消费这个问题主要是个人消费。二十年来，在这方面欠了债，这几年开始抓，重视了这个问题。消费结构还有个社会消费问题，也是个重要问题。国防不要，行不行？国防不要，我们的国家独立靠什么保障？国防是“四化”中的一化，可见其重要性。从发展生产来说，要重视的还有教育、卫生、文化、科学。这些不搞的话，接班人怎么接？现在选一个既懂业务又懂英语的人难得很。懂业务的人不懂英语，懂英语的不懂业务。企业管理要科学化，我们自然

科学跟不上，数学跟不上，经济学也跟不上。这几年我们谁研究经济学啦？“文化大革命”中是门板帐，帐簿都不要了。统计数字统不起来，就是估计、拍脑袋瓜。所以，若是不培养人材的话，就没有生产力，没有现代化。这一方面的消费必须是合比例的，少了不行，就不适应。消费问题不研究好，生产也解决不好。我们一定要从这些问题着手来考虑我们的综合平衡。

综合平衡与体制改革

经济结构和分配结构问题，实质上就是比例、平衡、效果和速度的问题。我们研究综合平衡，最重要的是比例问题；不符合比例，一切都不平衡；这个不平衡反映在物资的不平衡，财政信贷的不平衡。但是，我们过去研究综合平衡没有讲计划、比例问题。好象计划、比例问题，是计委一家的事，实际上从分配角度看，财政也要管，不管不行。所以，在综合平衡问题上，一定要把思路打开。综合平衡不单是经济结构的消极反映，而应当为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发挥能动作用。因此，第一必须以国力来制约建设规模；第二必须通过分配结构的合理安排来制约经济结构。把分配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关系弄清楚了，就可以找到克服缺点、纠正偏差的关键。我们在计划平衡上，在财政资金的分配上，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做，也就有了答案。当前应当注意国力对建设规模的制约作用，通过资金的合理分配，来使现在畸形的生产结构得到合理的调整。只有把投资结构搞合理了，才能把生产结构调整好。有了合理的生产结构，才能出效果、出速度。所以，综合平衡应当以建立合理的生产结构为目的。这里有必要研究一下体制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的

关系问题。

体制问题的核心，一是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即事与权、权与责的权责分工问题；一是处理好分配关系即按劳分配和承认物质利益原则问题，使劳动成果和物质利益挂钩，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就开始酝酿，以后进行过多次改革，但都没有跳出条条块块的圈子，出现“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又统”的循环往复。这次体制改革突破了以前的框框，把侧重点放在企业上。从1979年试行的结果看，效果是好的，试点单位产量提高，成本降低，利润增长，因此，我们对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个大方向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当然不是说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在前进中发生的，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去解决。

今年在中央、地方财政体制上又实行分灶吃饭。这也是为了调动地方、中央两个积极性。

体制和结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之间既是密切联系的，又是不同质的问题，是互有联系而不能互相取代的。两者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综合平衡和企业的相对独立性的关系处理好。譬如，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后，企业的钱多了。有了钱当然要办事。企业要办的事，无非是扩大再生产和改善职工生活。扩大再生产就有一个发展方向问题。从企业说，当然愿意搞赚钱的项目，譬如说现在电风扇、电冰箱、洗衣机这些消费品是热门，大家都抢着干。可是如果大家都这样干起来，是否有这么大的销路？在现有的消费水平上，消费品结构的变化（即从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四大件的消费品结构，提高到洗衣机、电风扇、电视机、电冰箱的高档四大件结构）会不会这么大？这就是有计划地调整生产结构，如何适应消费

结构的比例关系问题。

改革体制是为了调动积极性，调整经济结构是要解决按比例地发展生产的问题。这两件事是密切联系着的，如何处理好，有人只讲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现在提倡市场调节，好象市场一调节，这些困难问题都能解决。其实，这只解决一时，解决局部，绝不能解决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因为在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不协调的条件下，生产的均衡化是做不到的。从一个时候看，有些企业吃不饱，有些产品没有销路，一开放，一登广告，派人出去采购或推销，好象能抓到一点东西，推销一点东西；但整个物资不足，即基建超过国力的问题没有解决，就好象有五十个和尚，只蒸了四十个馒头一样，怎样分配也还是不够，只能在四十个馒头里互相抢。最后就靠本事了，看采购员、推销员的本领大小。你提倡自由竞争，只有在这里面争夺。所以，归根结底一定要把计划调节解决好了，使得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才能有效果，才能有速度。否则，只有你一个厂的速度，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速度。

在物资不够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的情况下，说只要开展竞争，质量就好了，价钱就合理了；我想，这是不行的，做不到的。在供求不平衡的条件下搞竞争，越是物资短缺，就越要质次价高，这是必然现象。到商店买东西，不管质量好不好，能买到手就行了；因为整个物资不足，买不到东西，什么都要，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不可能带来质高价廉的产品。

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过三十年反复的实践，反复的教训，使我们逐步认识到一定要讲综合平衡，讲比例关系，才能有效果，才能有速度。邓小平同志提出，在公元2,000年达到小康之家。如果在现有的基础上，保持每百

元固定资产提供25元、26元的税利，即保持“三五”计划时期的水平，不要求“一五”时期的水平，国民收入每年增长7%，问题不大。只要按合理的比例，正常发展下去，各方面安排合适，积累和消费比例合适，至公元2,000年达到小康之家是无问题的。

一九八〇年七月于天津

社会主义制度下成本 与价格的几个问题

王 振 之

一、成本、价格和价值

(一)商品价值、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产品成本按其经济本质来说，是由生产产品的社会必要消耗量来决定的，就是用来补偿生产时耗费的物质资料和工资的那部分社会必要耗费。马克思说：“商品生产本身的费用是由商品生产过程中消费的资本的价值，也就是由进入商品的物化劳动量加花费在商品生产上的直接劳动量构成的。在商品中消费的‘物化劳动’和‘直接劳动’的总量构成商品生产本身的费用。只有通过这个物化的和直接的劳动量的生产消费，商品才能制造出来。这也是商品作为产品，作为商品以及作为使用价值从生产过程中出来的必要条件。在现实的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不变时，或者同样可以说，在劳动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水平毫无变化时，不管利润或工资怎样变动，商品的这个内在的生产费用保持不变。在这个意义上，商品的生产费用等于商品的价值。”“商品的生产费用，即商品的内在的生产费用等于商品的价值，也就是等于商品生产所必需的（物化的和直接的）劳动时间总量——这个定义表达了商品生产的